

《狮吼记·跪池》

主要角色

陈季常：巾生

柳氏：五旦

苏东坡：外

苍头：白面

情节

陈季常应苏东坡游春之约，其妻柳氏恐夫冶游，约定如有妓陪伴将施以杖责；一面暗遣苍头侦悉果有妓女琴操同游。陈季常归后，柳氏罚令长跪池边。适苏东坡来访，见状，责柳氏不当，并唆使陈季常纳妾。柳氏乃斥苏东坡干预家事，怒而逐客。

注释

宋代诗人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赠其好友陈慥（字季常，别号方山子）诗有句云：“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诗意原是引用佛家典故，说陈季常好佛，听到讲解教义，好似狮子吼声的振聩发聋，手里拄杖堕地，思想上茫然若失。明代剧作家汪廷讷把这两句诗附会虚构为陈季常惧内的故事，写成了《狮吼记》传奇。

在《梳妆》、《跪地》之间，还有一出《游春》，可以连演，也可省略。这是两出喜剧，舞台演出比较生动，但有宣扬“夫纲”的糟粕，以及列举妒妇的例子，冷僻难懂，今已分别作了修改。

根据《振飞曲谱》整理

（柳氏上。）
 柳氏（引子） 儿夫喜浪游，不把盟言守。嗔嗔奈予何？啊呀咦！伊作伊还受。
 （如梦令） 自是男儿情薄，
 莫怪妇人口聒。
 为爱出墙花，
 玩法甘违初约。
 知觉，知觉，
 抵死和他一着！
 （白） 昨日苏东坡，请我丈夫游春，那来说，有歌女琴操奉陪，我就疑惑，再三吩咐叫他自招，若有妓回来，甘心受责藜杖一百，他便去了。我只是放心不下，悄地着苍头前去打听，回来问他果然有妓。啊呀天吓！怎么世上竟有这等不守法度的男子介？
 （柳氏哭。）
 柳氏（白） 昨日回来，他便推醉，为此今日准备藜杖，与他算账。待我唤他出来。
 吓，陈……喔哟，气死我也！陈郎快来！
 陈季常（内白） 喔，来了。
 （陈季常上。）
 陈季常（引子） 看花昨夜归，
 （陈季常哈欠。）
 陈季常（引子） 尚未醒残酒。
 柳氏（白） 陈郎快来！喔哟！
 陈季常（白） 我闻唤急趋跄，使我——
 （引子） 忙前后。
 （白） 娘子拜揖。有何见教？
 柳氏（白） 见教，见教，可知你灾星拱照？
 陈季常（白） 什么说话？
 柳氏（白） 若还违拗些儿，啊呀咦，我不勿便吊！
 （柳氏哭。）

陈季常 (白) 娘子，卑人看你红了脸，就是有话，一句话也说不出。噫。

柳氏 (白) 我且问你，昨日有妓无妓？

陈季常 (白) 昨日吓……

柳氏 (白) 唔？

陈季常 (白) 无妓。

柳氏 (白) 噢，无妓？

陈季常 (白) 无妓，无妓。

柳氏 (白) 吓？苍头快来！

陈季常 (白) 吓娘子，叫他出来做什么？

柳氏 (白) 叫他出来与你吓！

陈季常 (白) 娘子不要叫他出来了，待卑人勉强认了罢。

柳氏 (白) 到底有妓无妓？

陈季常 (白) 昨日吓……

柳氏 (白) 有妓无妓？吓！

陈季常 (白) 有妓。

柳氏 (白) 咳，禽兽吓！人人说你肠子有吊桶粗，我道你的胆儿有天样大。你昨日自对藜杖，招些什么来？

陈季常 (白) 这个，卑人倒忘了。

柳氏 (白) 好个忘了！你说若有妓，回来甘心受责藜杖一百。我不管打还我来！

陈季常 (白) 娘子，打是小事，只是娘子新养成的长指甲，恐被抓伤，卑人的罪越发大了。饶过这一遭吧！

柳氏 (白) 饶不得！要打的！

陈季常 (白) 娘子，饶了这一遭吧！

柳氏 (白) 放手！放手！喔哟！喔哟！

陈季常 (白) 如何？如何？娘子可妨事么？

柳氏 (白) 吓？

陈季常 (白) 是，是。娘子，饶了卑人吧！

柳氏 (白) 打便饶你，再犯并责！

陈季常 (白) 是。多谢娘子。

柳氏 (白) 拾起来！取来！

陈季常 (白) 是。

柳氏 (白) 随我来。

陈季常 (白) 娘子到哪里去吓？

柳氏 (白) 打便饶你，罚你跪在池边。

陈季常 (白) 喔，跪吓？哈哈！跪是卑人的本等哪！

柳氏 (白) 跪吓！

陈季常 (白) 跪是跪的，只求娘子把大门闭了，恐有人看见，不好意思。

柳氏 (白) 吓！要闭大门？

陈季常 (白) 唔！闭了就跪！

柳氏 (白) 打了再跪！

陈季常 (白) 是，是。要跪就跪！

柳氏 (白) 倒也说得自在！

陈季常 (白) 吓！

(宜春令)

柳氏 (白) 心中恨……

陈季常 (白) 啊呀！敢是恨我么？

柳氏 (白) 卑人怎敢恨娘子介？

陈季常 (白) 恨哪个？

柳氏 (白) 只恨我自己不成才。

陈季常 (白) 唔！

柳氏 (白) 不学好。

陈季常 (白) 是吓！

柳氏 (白) 不长进。

陈季常 (白) 吓！

柳氏 (白) 着吓！

陈季常 (白) 连累娘子么，受气哟！

柳氏 (白) 亏你羞也不羞！

陈季常 (白) 哪！
(宜春令) 脸上羞！

柳氏 (白) 真个羞！其实羞！羞、羞、羞！

陈季常 (白) 咳！
(宜春令) 对着这碧潏潏方塘水流，
柳氏 (白) 趁这池中，不如死了罢！

陈季常 (宜春令) 当场出丑。

柳氏 (白) 人家说恩爱夫妻，偏是这等无礼！

陈季常 (宜春令) 这般恩爱难消受！

柳氏 (白) 不中抬举！待我进去，吃些陈皮砂仁汤，消消气，放你起来。

陈季常 (白) 多谢娘子。

柳氏 (白) 吓！怎么起来了？

陈季常 (白) 娘子说，进去吃些陈皮砂仁汤，消消气，放我起来的吓。

柳氏 (白) 哪个说的？

陈季常 (白) 娘子自己说的吓。

柳氏 (白) 打了再跪！

陈季常 (白) 是，是。要跪就跪！

柳氏 (白) 动也不许动！

陈季常 (白) 动也不敢动！

柳氏 (白) 喔哟，气死我也！
(柳氏下。)

陈季常 (白) 喔哟，气死我也！哈哈……
(蛙叫。)

陈季常 (白) 吓？这是蛙哥叫吓！蛙哥吓蛙哥！你往常不叫，偏偏今日娘子罚我跪在池边，你只管咕咕咯咯。蛙哥，你在那里叫不打紧，倘被我家娘子听见，只道我在此告诉别人了噫！
(蛙叫暂止。)

陈季常 (宜春令) 免疑我对旁人晓晓搬口。
(蛙叫。)

陈季常 (白) 蛙哥，可怜我陈慥在此，你闭嘴片时吧！啁！啁！啁！
(蛙叫止。)

陈季常 (白) 哈哈！且喜蛙哥不叫了。喔哟！我的膝盖儿，跪得有些疼了噫！
(宜春令) 望娘行大发慈悲，暂时宽宥。
(苏东坡上。)

苏东坡 (念) 既已为男子，应当制妇人，牝鸡曾有戒，未可令司晨。
(白) 昨日陈生归家，定受柳氏之气，为此今日特来探听。此间已是。门儿开在此。吓，季常！没有人。喔，且到他书房中去。
(苏东坡嗽。)

苏东坡 (白) 喊嘿！这是陈生吓！缘何跪在池边？奇绝！我且闪过一旁，听他说些什么。嗤！

陈季常 (白) 喔哟！几乎跌下池去。哎，这是哪里说起！
(宜春令) 衔冤气叭诉祸由。
(白) 我也不怨娘子。

苏东坡 (白) 怨哪个？

陈季常 (白) 恨只恨苏东坡这个老头儿！

苏东坡 (白) 怎么倒怨起我来？

陈季常 (白) 我好端端坐在家里噫！
(宜春令) 他挈红妆春郊嬉游，
今日教我难受。
(白) 哈哈！且喜今日，倒无人看见。
(宜春令) 倘人窥嘲讪般般有。

苏东坡 (白) 嘿嘿，还说无人看见！

陈季常 (白) 喔哟! 我的膝盖儿, 跪得越发的疼了。
娘子, 我今后再也不敢说谎子噫!

(宜春令)
我誓从今改过收心,
再不敢胡行乱走。

(白)
娘子, 放我起来吧! 吓娘子! 奶奶! 太太! 啊呀! 连太太都叫不应了, 只得哀求神道。
神道吓神道。快来搭救我陈慥噫!

(宜春令)
望神明转日回天, 急来搭救。

苏东坡 (白) 喂! 搭救你的神道在此!

陈季常 (白) 果有神道? 实有神道? 果有神道?

苏东坡 (笑) 嚄! 哈哈……

陈季常 (白) 啊呀啊呀! 吓? 子瞻, 你好没道理! 缘何不待通报, 竟直入人家内室? 岂有此理!

苏东坡 (白) 若待通报, 你的膝盖儿, 跪得越发疼了!

陈季常 (白) 跪的是我, 与足下何干? 扯淡!

苏东坡 (白) 衣冠不正, 尚属朋友之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至今犹有生气。你既为男子甘心屈膝于妇人?

陈季常 (白) 我自甘屈膝, 与老兄什么相干!

苏东坡 (白) 世间哪有你这样缩头的男子!

柳氏 (内白) 跪在哪里?

陈季常 (白) 跪在此。

苏东坡 (白) 喂! 季常, 这是哪个的声音?

陈季常 (白) 我家娘子。

苏东坡 (白) 喔哟! 犹如狮吼一般!

(柳氏上。)

柳氏 (白) 缘何不待发放, 擅自起来?

陈季常 (白) 动也没有动吓!

柳氏 (白) 你与哪个在此讲话?

陈季常 (白) 苏学士在外。

柳氏 (白) 我正要见他, 权且放你起来。

陈季常 (白) 多谢娘子。

柳氏 (白) 请进来。

陈季常 (白) 是, 请进来。
吓! 子瞻兄呢?

苏东坡 (白) 啊呀, 恭喜恭喜!

陈季常 (白) 喜从何来?

苏东坡 (白) 发放了吓!

陈季常 (白) 吓呀! 休得取笑, 房下相请。

苏东坡 (白) 我正要见她。

陈季常 (白) 且慢! 须要以礼而待之吓!

苏东坡 (白) 这个自然。

陈季常 (白) 随我来。
吓, 娘子, 子瞻兄来了。

苏东坡 (白) 吓。尊嫂。

柳氏 (白) 苏大人。

陈季常 (白) 子瞻。

苏东坡 (白) 季常。

陈季常 (白) 子瞻兄请坐。

苏东坡 (白) 有坐。

陈季常 (白) 娘子么, 喏、喏、喏, 请上坐。

柳氏 (白) 不知礼!

苏东坡 (白) 太小心了!

陈季常 (白) 不是哟, 此位吓, 我有些坐不惯喔。哈哈……

柳氏 (白) 苏大人到舍，有何贵干？
 苏东坡 (白) 下官有言奉告。
 柳氏 (白) 请教。
 苏东坡 (白) 尊嫂，轼闻闺房之内，和气为先。季常有何罪而令其长跪池边？窃恐夫既不夫，妇亦不妇，辱没斯文，伤风败俗。不可吓不可！

柳氏 (白) 苏大人。
 苏东坡 (白) 尊嫂。
 柳氏 (白) 奴家虽系裙钗，略知经史。自古夫妻之道，相敬如宾。原是他夫即不夫，莫怪我妇亦不妇，只缘夫纲不正，今日我丈夫呵！
 (梁州序) 心神不定，
 面皮忒厚，
 苏东坡 (白) 季常乃潇洒之士。
 陈季常 (白) 其实潇洒。
 柳氏 (梁州序) 把昨日行踪虚构。
 苏东坡 (白) 季常你的面皮太厚了。
 陈季常 (白) 我的厚吓？你的厚，你的厚。
 柳氏 (梁州序) 要他循规蹈矩，
 多结良伴佳俦。
 (白) 吓苏大人！
 (梁州序) 羞你望隆山斗，
 苏东坡 (白) 啊呀呀，不敢吓不敢。
 柳氏 (梁州序) 却怎心恋烟花？
 陈季常 (白) 子瞻兄望隆山斗，久仰吓久仰。
 苏东坡 (白) 谁要你来奉承？
 陈季常 (白) 吓，我来奉承你？
 苏东坡 (白) 倒不是你来奉承我？
 柳氏 (梁州序) 休把我的儿夫诱。
 苏东坡 (白) 琴操是我的相知，季常不过陪坐而已，尊嫂何必吃这样的寡醋？
 柳氏 (白) 吓，你引乱他心，反说我吃寡醋！
 陈季常 (白) 子瞻，少说些！
 柳氏 (白) 啊呀咦！
 (梁州序) 恨不得青藜杖打，
 苏东坡 (白) 喔唷！季常打得，下官是打不得的。
 柳氏 (梁州序) 打杀你这老牵头，
 陈季常 (白) 吓，娘子，子瞻是打不得的。
 苏东坡 (白) 季常不要放手！
 柳氏 (梁州序) 教你狗党狐朋莫再游，
 免使我厉声咒。
 (白) 喔哟，气死我也！
 苏东坡 (白) 好厉害！
 陈季常 (白) 娘子不要生气，待卑人与你捶背。
 苏东坡 (白) 喂，季常！
 陈季常 (白) 嗤！
 苏东坡 (白) 来啊！
 陈季常 (白) 怎么？
 苏东坡 (白) 来啊！
 陈季常 (白) 怎么介？
 苏东坡 (白) 果然厉害！
 陈季常 (白) 如何！
 苏东坡 (白) 连我也有些胆怯起来了。
 陈季常 (白) 你今日才见！
 苏东坡 (白) 待我进去说她几句。
 陈季常 (白) 吓子瞻，她手中之物，不是当耍的！

苏东坡 (白) 你放大了胆，有我在此。
 陈季常 (白) 有你在？不要连累我吓！
 苏东坡 (白) 不连累你的。
 陈季常 (白) 好好，随我来。
 苏东坡 (白) 吓，娘子，子瞻又来了。
 (白) 吓，尊嫂，从来那些悍戾之妇呵！
 (梁州序) 终年为害，
 千秋遗臭，
 把四德三从一旦丢开脑后。
 蛮声悍气，
 全无半点温柔。
 看她隔窗破口，
 帷下裂眸，
 全不把仪礼纲常守。
 有时磨刀刃似凶仇，
 这般狼虎威严鬼也愁。
 干！
 狠毒心，
 岂能有？
 柳氏 (白) 喂，老苏！
 苏东坡 (白) 喔哟，好美称吓！
 柳氏 (白) 你言言嘲讪，句句扛帮，我须奈何你不得？
 苏东坡 (白) 把我便怎样？
 柳氏 (白) 陈郎过来！都是你引他来的，我只是打你！
 陈季常 (白) 啊呀娘子吓！
 (陈季常跪。)
 苏东坡 (白) 诺，诺，诺，又跪了！
 陈季常 (梁州序) 告娘行细察因由，
 苏学士突然来候，
 这颠言狂语尽皆纰漏。
 柳氏 (白) 他明明来嘲笑我。
 陈季常 (梁州序) 我是随伊饶舌，
 惮尔青藜，朝夕权相守。
 柳氏 (白) 我一向问得你在他家谈禅，十分敬服，谁想谈的都是老婆禅！
 苏东坡 (白) 什么老婆禅？
 柳氏 (白) 喂，老苏！
 苏东坡 (白) 又是老苏！
 柳氏 (白) 自古道各家门，各家户，今后免劳下顾！
 苏东坡 (白) 下官还要来看季常的。
 柳氏 (白) 你若再引他上门，我和你做一世的死冤家！
 (柳氏哭。)
 陈季常 (白) 啊呀娘子吓！
 (梁州序) 是非今说破，莫追求。
 不是冤家不聚首。
 (白) 子瞻。来、来、来。
 (梁州序) 请先退，暂迁就。
 柳氏 (白) 赶他出去！
 苏东坡 (白) 岂有此理！
 陈季常 (白) 子瞻请回吧！
 苏东坡 (白) 吓，季常，你年正强壮，尚未有子，何不与令正商量，娶一妾如何？
 陈季常 (白) 禁声！还想娶妾？
 苏东坡 (白) 自然吓！
 陈季常 (白) 小弟前在洛阳，忽有苍头来报，说家中已纳下四妾了。

苏东坡 (白) 这就好了。
 陈季常 (白) 小弟急急赶回看时，却娶了四个魑魅魍魉！
 苏东坡 (白) 就是容貌丑些，但能生子，亦是美事。
 陈季常 (白) 未到月余，连那丑的，都赶出去了。
 苏东坡 (白) 喔，都赶出去了？待我再去说她几句。
 陈季常 (白) 子瞻，你又要连累我吓！
 苏东坡 (白) 不连累你的，有我在此。
 陈季常 (白) 又有你在此？不连累我？好、好，随我来。
 吓，娘子，子瞻又进来了。
 苏东坡 (白) 吓尊嫂，季常今后……
 柳氏 (白) 今后便怎么？
 苏东坡 (白) 喔哟！再不敢恋酒贪花了。
 柳氏 (白) 唔！讲了半日的话，只这一句中听。
 苏东坡 (白) 喔，下官的话，只有一句中听？
 陈季常 (白) 娘子，子瞻是极通理的噯。
 柳氏 (白) 只有一句！吓，苍头，看茶来与苏老爷吃了吓！
 苏东坡 (白) 茶倒不消，下官还有一言奉告。
 柳氏 (白) 你的说话，怎么再也说不完？
 苏东坡 (梁州序) 待东坡略现愚谋，
 论不孝须防无后。
 柳氏 (白) 陈门无后，与苏氏何干？扯淡！
 陈季常 (白) 扯淡！
 苏东坡 (白) 下官与季常呵！
 (梁州序) 忝金兰结契，怎绝交游？
 (苍头上。)
 苍头 (白) 大奶奶茶拉里。
 柳氏 (白) 拿进去！
 苍头 (白) 吃勿成！
 (苍头下。)
 柳氏 (白) 喂，老苏！
 苏东坡 (白) 又是老苏！
 柳氏 (白) 想是你会麻衣相法的，那见得我生不出儿子？可笑！
 陈季常 (白) 子瞻，你这句话又讲差了。
 苏东坡 (白) 何差？
 陈季常 (白) 我和娘子，正要生子，被你说出这样扫兴的话来！娘子可是么？
 柳氏 (白) 多讲！
 (柳氏打。)
 陈季常 (白) 喔哟！
 苏东坡 (白) 哈哈，打得好！你若容他娶一妾呵！
 (梁州序) 你就儿孙绕膝，
 麟趾祯祥，
 百福从天佑。
 柳氏 (白) 陈郎过来！
 陈季常 (白) 在。
 柳氏 (白) 娶妾由你娶，只是每日要打藜杖一百！
 苏东坡 (白) 打到几岁才止？
 柳氏 (白) 打到九十九岁，我还要与你算账！
 苏东坡 (白) 啊呀呀，季常够你受用了！
 陈季常 (白) 啊呀娘子吓！
 (梁州序) 肯因添一妾，
 与你结为仇，
 难道无儿没葬丘？
 柳氏 (梁州序) 推出去，莫容留！

陈季常 (白) 吓子瞻, 请了! 请了!
苏东坡 (白) 季常请了!
柳氏 (白) 陈郎快来!
陈季常 (白) 喔, 来了!
子瞻兄, 请回吧, 改日再见。
柳氏 (白) 快进来!
陈季常 (白) 喔, 来了!
子瞻, 请了! 请了!
(柳氏拉陈季常同下。)
苏东坡 (白) 请回吧, 改日再见。哈哈……奇绝吓奇绝!
(苏东坡下。)
(完)